

东盟文艺

统筹：寒川

第523期 泰国篇

组稿人：杨玲

烦恼

若萍

“玉云姐上星期在家里从二楼上跳下，受了重伤，断了一条腿和一只手臂，现在还在医院里……听说她是患了忧郁症。”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中素拉小声的告诉我。

玉云和我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但各人有各人的生活轨道因而并不常见面，只知道她近年来为儿女的婚姻嫁娶伤透脑筋，但为什么要自寻短见的从楼上跳下，那也真不好打破沙锅的追问到底。

素拉说儿女的婚事问题，让原本就常常郁郁不乐的玉云更加情绪消沉。

在所有人的眼中，玉云的人生应该是完美幸福的，家境富裕，丈夫体贴儿女又乖巧，不明白她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烦恼和对生活诸多不满的忧愁。

玉云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孩子们都继承了父母优良基因的一表人材，大学毕业，除三女阿芳在医院当药剂师之外，大女儿阿燕和二女儿阿珍和最小的阿威都在自家工厂工作，一家人齐心协力宏图大展，金属配件的出口市场越做越大！

然而阿燕和阿珍的宝贵青春都蹉跎在忙碌的工厂里了，年轻时不在乎，到了三十老后才发现自己择偶的优越条件正在逐渐消失。阿燕现在的男友是一个小职员，双方交往了一段时间，男友提出要先创业后成家的意愿，怂恿阿燕向父亲讨取五百万的款额，作为让他开始创业的资金，这个大胆要求实在令人难于接受，尤其是让玉云不乐意的现实是，男方的年纪比阿燕少了五岁！

阿珍和男友益波拍拖多年，但益波因投资失败导致债务缠身，最终选择出国，和阿珍的恋情也就没有了结果。

阿威呢？这个排行最小的阿威老早有了爱人，但是他爱人的年龄却又比他大了好几岁，这又使玉云夫妇老大不开心，最令玉云伤心的是阿威居然爱情至上，既然父母不喜欢他的爱人，那两人干脆在外同居过双人世界。最终是玉云夫妻让步，让阿威把这个泰族女孩娶进家门，巴望着这个不懂华人礼仪的媳妇能够逐渐融入玉云这个纯华人习俗的家庭，因为毕竟他们也仅有阿威这个男孩。

无独有偶，话说素拉也有儿女的问题，但素拉从来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素拉的大女儿长大了举止言谈越来越男性化，习惯了过夜生活，喝的啤酒比水多，有了工作后买了个公寓房间和一个女友一起生活了。

二女儿结婚后不几年，小夫妻俩就吵吵闹闹的最后离了婚，女儿带了三岁的孙女回来让素拉照顾。小儿子找到工作后，在素拉买下的排屋里和他爱人同居了，他爱人声明不要孩子，不同意就分手，现在也已数年。

素拉倒是看得开，不愿为了婚姻问题和儿女们怄气，何况父母母亲的规劝儿女也未必肯听。素拉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抉择，只要他们喜欢就好，毕竟这是个崇尚自由的时代。

环视周围，为儿女的婚姻娶嫁而操心的父母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说父母比当事人的儿女还更紧张。时代真的不同了，老一辈人的传统观念被更多的年轻人认为不合时宜，婚姻关系也越来越儿戏，聚散离合是等闲事，相爱即同居，不高兴了随时可分手，反正男女平等，婚姻关系已不是什么终身的大事了。

游笔至此，再想到以前常被我唠叨指责的几个侄儿侄女，他(她)们又何曾把我的话听进耳里，依然我行我素，在他们眼中，我已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落伍老古董。

而如今我也想通了，生活中难免有众不如己意的事，但只要心里没有想到它，这件不开心的事就不存在，或是尽量的往好的一面想，也会觉得事情并不是那样糟糕。反之，假如心思总是孜孜不忘的沉浸在不开心的事里，那即使是鸡毛蒜皮，也会扩大的闹到家人间的冷漠相对。

每个人的个性都是来自长期的累积，也习惯了以自己的观点作为衡量好坏的标准，面对一些不顺心的事，我们都希望别人能接受我们的意见而有所改善，可是我们却很少愿意去改变自己。

现实如此，为了和谐相处，我只好学金人三缄其口的不闻不问，自我开导过好自己每天的日子，否则不单于事无补，还更会徒招人厌烦。

尊敬的大会主席李选楼先生、尊敬的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各成员国的诸位朋友：

我非常高兴地代表泰国华文作家协会，向第十八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的诸位代表，及各位朋友，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由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骆明先生，于1988年倡导的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到现在已三十五年了！一个民间组织的文学活动，能坚持这么多年，实不容易。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的

举办，为亚细安地区华文文学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也创造了多元的、具体的文学活动平台。我们要珍惜这一次的会议，充分利用这文学活动，来巩固我们的感情，加强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的组织。亚细安各国华文文学的历史渊源较深，并都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诞生的，而且都曾经经过坎坷的道路。文学的差异性较小，这一地区的华文作者，有着兄弟般的感情。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已成为一个

特殊的文学组织。

亚细安各国在地理位置上较接近中国，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居民移居东南亚的历史最早，人数也最多。亚细安的华文作家，受到中国文学的熏陶，又与当地民族的文化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有个性的海外华文文学。

目前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已成为一个强势的文学组织。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的各个成员国，关系密切，又具有多方面的共性，使这个地域性的文学组织越

来越壮大，并从无形走向具体。

泰国华文作家协会已先后主办了三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第二届1990年、第六届1998年、第十二届2010年。

由新加坡文艺协会主办的第十八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在新冠肺炎疫情将终未终之际，以网络线上形式举行，可称合时、合宜、合适。

最后，我衷心祝贺第十八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圆满成功。

二楼吉他手

李福林

四十年了，我曾经在那栋古老房子的二楼阳台歌唱。一位亚洲学生的吉他手，在异乡学期结业前的午夜，轻轻弹起多首离别歌曲。

不晓得你们在一楼聆赏，我当时只是尽情弹唱，直至你们的絮絮私语声，

短暂切乱了我抒情的节拍。陌生的知音人，你们或许也有思乡的情绪。我们素未谋面，而今夜

我却仿佛是你们楼上的一只夜莺，如泣如诉地歌唱。如胶似漆的奏和。我歌唱：我爱你们闭眼亲吻的模样，当我远离你，你

对我的思念，你有始有终的温柔，是我们永生不坠的爱恋。

我手指上的六条并行线，是星夜的音谱，有时像山间溪流水声清脆。有时候又变成大海波浪汹涌。有时候突然又像湄南河平静地缓缓流淌。

星夜趋稀，歌声渐远，或许最后天上还可以看到一颗明星。

岁月如斯，莫忘二楼为你们带来的歌声。莫忘你们在一楼的聆赏。四十年前偶然的相聚，别忘记我们曾经经历过学生吉他手的一夜。

人生不是赌场

澹澹

(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潮汕地区的农村，温饱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需求，人们基本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根本没什么娱乐节目，谁家有个半导体收音机都是件奢侈的事情。干完农活，女人们回家洗衣做饭照顾孩子，男人们不是聚在一起吹牛，就是喜欢扎堆赌博，我们村子里的人喜欢打扑克牌或玩一种叫“暗宝”的玩意儿。那时候大家都穷，我猜他们输去赢来的，不是几斤米就是兜里的一两块块钱吧？但家里人从不与这些沾边，因此，幼年的我对赌博这事没有任何好恶情绪。直到我七八岁那年，偶然一次听到祖母和母亲商量着如何阻挠我父亲去打麻将的事情，祖母和我母亲的烦恼一下子激起我对“赌博”的憎恨。甚至于后来，我对所有包括打赌在内的任何方式的“赌”，都特别反感。

随着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很多人家里都有了电视，娱乐节目丰富了，法制也慢慢健全了，村子里赌博的现象似乎也消减很多。但每年的春节期间，当地政府则是“顺应民意”地放开让大家去赌个欢。祖母怕我们去外面学坏或者输钱，春节那几天，她会拿出扑克牌叫我们几个孙子孙女陪她一起玩，输赢几分钱，最多三五角。那时候，五角钱对我们来说是“大铜锣”，祖母会说：在家里玩，输赢都“肥水不流外人田”！

岁至知命，在外赌钱的纪录，数都不用数，只有过唯一的一次。那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春节，几个一起玩耍的小姐妹看到一家里大人都在打麻将，有人提议“我们也来玩扑克牌吧”，身上揣着几毛钱的，虽有些惶恐，但不参与她们又担心被孤立，于是硬着头皮和她们玩了起来。哈哈！忐忑不安的菜鸟——我瞎蒙瞎打竟没有输，最终还赢了五角钱。犯罪感极强的我撒腿就往家里跑，跑之前不忘叮嘱“千万不能告诉我家里大

人”，却又忘了拿走自己赢得的钱。过后小伙伴来家里还钱，纸终包不住火。母亲虽没责骂，我却脸红心慌，从此不敢再有第二回。

有时我也在想，不敢赌钱、厌恶赌博，也许不是自律，而是因为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怕输。假如那次的之后我自认运气好，是否也会喜欢上赌博？甚至沉迷呢？

(二)

我有一个奇怪的观念——凡是带着侥幸心理的、要用名或利去做博弈的，就是赌博。除了赌场里面的，还有如香港的跑马、各地的彩票、用金钱做打赌的呀，甚至玩股票这些，在我意识里都归类为赌博，(当然，很多人或许不认可)因此我不参与这些。有一回香港彩票开出一等奖是一家公司里的几个同事凑钱买的一组数字，后来这几个人分到不菲的一笔钱。当时香港的同事也跃跃欲试，相邀一起买一组试试，即便是几块钱的注，也被我拒绝了。

泰国买彩票似乎是全民皆兵的事情，政府彩票、地下彩票、银行彩票……因彩票而衍生出来的趣事也是层出不穷。听多看多了，渐渐的也不觉得那么“可恨”了。刚来泰国那会儿，有一次一疯子跑进我工作的地方对着我一直说一对数字，我没理会，第二天同事问我，昨天疯子跟你说什么？得知答案后同事跳脚“今天彩票尾号就是这两个数”，可惜我当时不懂。

后来，我也动过几次买彩票的念头。一次是梦中很明显地“看”到两个数字，第二天去买的时候，被告知“前天刚出了这组数字”而放弃。还有一次是梦见泰国九世皇请我喝咖啡，哈哈，脑洞大开！和父亲聊起这个梦，父亲解读是“九世皇要送好运给你！”那天再和女儿媛媛说起，我很认真地说要去买张彩票试试运气，尾号就买94，女儿问为何？“94”和“九世”潮汕话

同音嘛我说。然而我还是忘了买，结果那一期还真出了94的尾号。经过类似几次的擦肩，我更加坚信：我就是没有这种所谓的横财运的！心里也就更加的坦然，任何的抽奖我都不参与，心里笃定：所有的收获都必须先有付出，所有的果实都要通过劳动所得，天上不会掉馅饼的。

但现实生活中，我真被“馅饼”砸中过，且是好大的一块馅饼。

(三)

我人生中第一次中大奖，来得不算晚，也让后来的我对“运气”这一事彻底改观。那是2008年的元月，一天下午我开车在去接孩子放学的路上，外子打来电话，说我中了一辆私家车的奖。我一头雾水，从没参加过任何抽奖，哪来的奖品？还是一辆新车！绝对是诈骗！外子说，盘谷银行打来的电话，而且他打回去向总行确认过了，千真万确！让我马上上传真我的证件去，以便领取。我半信半疑打了电话给父亲，生活经历丰富的父亲当然不信，还告诫我说：一般诈骗分子会让你先缴“奖品”的税金，你可千万别上当。一周后，我拿着证件去到盘谷银行总行，把一辆丰田Yaris开了回家。彼时谁知抽奖活动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他们是从当月刷盘谷银行信用卡的客户当中抽出一批了。

为什么我认为它是运气找上门呢？因为之前的几年，我只有一张盘谷银行的信用卡，家里的开销、小孩的课外兴趣班等等，除了付现金，就是用这唯一的一张卡。2007年底，外子给我办了另外一家银行的信用卡，因为新卡优惠比较多，我就不再用盘谷银行的。直至那天我去Yamaha音乐学校给女儿交钢琴课和跆拳道学费，工作人员说若用我的新卡，他们会被扣比较高的手续费，问我有没有别的

卡，于是我才刷回盘谷银行的。也就是那么巧，那天刷了2单，就中奖了。有意思的是，领奖那天，当我听到第14和第15辆车的幸运儿车主讲诉她们的中奖情况时，发现她俩的运气也和我类似：一位与我同样临时换卡，另一位是每月去两次Big C购物才会刷它。只能说，好运要找你来，谁都挡不住。

2008年是我非常幸运的一年，从元月的小车，到后来的手机、商场购物券、四件套家俬等……大小各异的得了好几个奖，但说实话，没有一个奖品是我事先“下注”的。那时候也有人跟我说：既然你运气这么好，为什么不花点小钱去搏一搏？但我真不这么想，与其说是小气，我更认为：如果要出钱下注的，那就相当于赌博了，我当然不赌；若是老天爷想赐给我好运，它自然会来到，无需我去下注。

(四)

今年四月份和家人到澳门游玩，住的酒店就有Casino赌场，我们进去溜达了一圈，看着形形色色的赌局和挥金如土的人们，我还是有很多的不解。朋友都问有没有进去赌一把，我摇摇头。一把你会善罢甘休吗？输了肯定想着要赢回来；赢了，我内心会不安，就像小时候赢了五毛钱那样，有心慌意乱的犯罪感，或者更甚！

在2008年的那几次奖之后的数年，我又中过好几次小奖，依旧是不花一分一毛得来的。我把这些大大小小的奖品都看作是命运对我的馈赠，或许是对我一些小小的努力、某个时刻一个小善举的奖赏，也许是我曾经受过的那些不公和苦痛而对我的一种补偿……

不管怎么说，感恩命运的同时我相信，没有等来的财富，也不会有赌来的幸运。付出汗水才会有收获，我们不应把该奋斗的人生赌在侥幸上。

漫漫人生路，保有一颗真挚善良的心，努力耕耘，静待花开。

(完稿于20/06/2023)